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第二十一回 徐慶獨自擋山寇 智化二友假投降

且說徐慶聽了一氣，抓住就打，蔣爺、智爺把徐三爺勸開。智爺說道：「三哥，何必生這麼大氣呢？誰是朋友，誰不是朋友，還用人說，我準知道。歐陽哥哥，遼東守備，辭官不作；丁二爺，外任官的少爺；徐三爺，上輩開鐵鋪，又道是一品官，二品官，本人有官，根底是好的；四哥，上輩是飄洋的客人，本人有官底子，更是好的了；路、魯二位，沒有多大交情，也說不著；我父信陽州的刺史，人所共知。這些人誰是朋友，誰不是朋友？橫豎不能上也是賊，下也是賊，上有賊父賊母，下有賊子賊孫，中有賊妻，一窩子淨賊，這還論朋友？這樣人同咱們呼兄論弟，怎麼配哪！」柳青一聽，黑狐狸精更損，罵的柳爺又不好急。大眾淨笑。

蔣爺說：「老柳，你說罷。依我說，你應了罷。」柳爺應了，是個跟頭；不應，又走不了。實在無法，說：「病夫，你叫我出來不難，除非應我三件事。」蔣爺說：「那三件事？可應就應，你說罷。」柳爺本無打算那三件事，蔣爺苦苦的逼著他說，當時想不起說什麼好，順口說：「要我出來，我衝著眾位，我可不見大人，是個私情兒行了。」

蔣爺說：「使得。第二件？」柳爺想：「這件不要緊。」四爺又催：「你說呀，說呀！」

柳爺本是正直的人，花言巧語一概不會，說：「二件，我幫著使得，我可不作官。」四爺說：「行了。三件？」柳爺一想更不要緊了。四爺知道柳爺沒準主意，緊催：「三件，三件，三件，說呀！我好點頭。」急的柳爺抓腦袋，忽然想起一件難人的事來了，說：「病夫，這三件怕你不能應了。」四爺說：「你說呀！」柳爺說：「我頭上有個別髮簪子，你若能打我頭上盜下來，我就出去；如若不能，你可另請高明。」大眾一聽，就知道是成心難人。四爺說：「那有何難？你是不知我受過異人的傳授，慢說盜簪，就是呼風喚雨，也不為難。你把簪子拔下來，我看看就行了。」柳爺聽了好笑，說：「病夫不要冤我。」四爺說：「不行，你別出來，準拿手在你那裡。」柳爺拔下簪子來，交與四爺。

一看，是個水磨竹子的，彎彎的樣式，頭兒上一面有個燕蝙蝠兒，一面有圓「壽」字，光溜溜的好看。四爺看了半天，說道：「我要盜下來，你不出去當怎樣？」柳爺說：「盜下來，我不出去是個婦人。」四爺說：「我若盜不下來，請你出去，我就臉上搽粉。」柳爺說：「咱們一言為定。」蔣爺說：「那自們兩個人擊掌，各無反悔。」兩個人真就擊了掌。蔣爺說：「咱們到底說下個時候。」柳爺說：「限你三晝夜的工夫，行不行？」蔣爺說：「多了。」柳爺說：「兩晝夜。」蔣爺說：「多了。」「那麼一天一夜。」「多了。」「一夜多了，半夜。」「多了。」柳爺說：「你說罷。」蔣爺說：「老柳，我給你一個便宜，要盜下簪子來，不算本領，給你再還上。」柳爺更不信了，說：「到底是多大工夫？」蔣爺說：「連盜帶還，一個時辰，多不多？」柳爺說：「不多。」蔣爺道：「你我說話這麼半天，有一個時辰沒有？」柳爺說：「沒有。」蔣爺把手中簪子往上一舉，說：「你看這不是盜下來了嗎？」柳爺說：「噯！別不害羞了！」

蔣爺將簪子交與柳青，說：「咱二人在你家裡見。家中去盜去，這也不是盜簪的所在。」

柳爺說：「方才我說你來著，險些沒教別人挑了眼，我天膽也不敢說別位。」蔣爺說：「便宜你。不是四哥，此山只要下得去。」智爺說：「叫這位等等走。這位有條口袋，一個藥鋤，咱們借過來把墳刨開，把老五的骨罐拿出來，日後也好埋葬。不然讓別人拿了去，擱在他們家裡，當他們的祖先供著，咱們就該背著篙竿趕船了。」柳青惡恨恨瞪了他一眼，無奈將藥鋤、口袋交與蔣爺，說：「我可就要走了。」蔣爺說：「你請罷，咱們家裡見。」柳爺一肚子的暗氣，帶了草輪巾，拿了扁擔，下蟠龍嶺去了。

大眾將墳刨開，將古瓷壇請出來，裝在口袋，拿繩子捆上。三爺說：「我抱著它。老五在生的時候，我們兩個人對近。我抱著他，我們兩個人親近親近。」丁二爺說：「三哥，你也不曉的起靈的規矩。」三爺說：「什麼規矩？」丁二爺說：「你得叫著他點。你不叫他，縱然把骨罐拿去，他魂靈仍在此處。」果然，三爺就叫喊起來了，說：「老五老五，跟著我走；五兄弟，跟著我走；五弟呀！你可跟著我走。」正然叫著五弟光景，就聽見後面有人說道：「三哥，小弟玉堂來也。」徐三爺連大眾嚇了一跳，人人扭項，個個回頭，眾人以為是白玉堂顯聖，焉知曉是丁二爺取笑。智爺說：「二弟，那有這麼鬧著玩的？」丁二爺說：「我聽著三哥叫的這麼親近，老沒有人答言。」徐三爺說：「你這一聲，真嚇著了我了。」路彬、魯英說：「千萬可別說話了，天已大亮，還不快走呢！」

下蟠龍嶺，就聽見「嗆啞啞」一陣鑼響，原為是巡山大都督亞都鬼聞華，帶領著嘍兵趕下來了。皆因水寨損壞了船隻，幸而好一個人也沒死，立時飛報巡捕。一面是神刀手黃壽、花刀楊泰、鐵刀大部督賀昆，飛報大寨主。一面是聞華帶領著嘍兵追趕下來，手提三股叉，竟奔小山口而來。鑼聲振振，喊聲大作，出小山口就把大眾追上了。智爺一瞧，黑壓壓一片，往前追趕，口中嚷：「拿奸細呀！拿奸細！」智爺說：「我們幾個人露不的面，你把鐔子交給我，你上去把他們打發回去。」三爺說：「我是打君山跑的人，人家見了面罵我幾句，可怎麼好？」智爺說：「你就跟他犯渾，可別殺人。」三爺說：「這些人裡邊必有寨主，這些個嘍兵，你不叫我殺人，怎麼打發他們回去？」智爺說：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回頭叫：「歐陽哥哥，把你老人家那個刀，借給三哥用用。」三爺一聽就歡喜了，有了這七室刀，自然就容易了。北俠將刀交與穿山鼠。這些嘍兵看看臨近，三爺就撞上來了，大喝了一聲：「小子們那去！」嘍兵稟報大寨，前面有人當路。

亞都鬼吩咐列開旗門，嘍兵列開一字長蛇陣。聞華提叉向前說道：「前面什麼人？」徐爺說：「是你三老爺。」聞華說：「原來是徐三老爺。我家寨主派我追趕於你，請你回山。」徐慶說：「放你娘的屁！」把手中刀亮將出來，往前一縱。聞華就知道這人不通情理，對準了三爺頸喉咽喉就是一叉。徐三爺把身子往旁邊一閃，用七寶刀往上一迎，「嗆啞」一聲，「啞啞啞」，就把個叉頭砍落在地下。聞華這可好了，剩了個叉桿，拿起來就跑。徐三爺一陣撒風，就聽見「叮噠叮噠」一陣亂響，「叮叮噹噹」又是一陣亂響。緣故「叮噠叮噠」？是把人家兵刃削折了的聲音；「叮叮噹噹」，是那半截折兵器墜落在地上的聲音。嘍兵四散。三爺也並不追趕，拿著刀交與北俠，自己帶起大眾，同回晨起望路上去了。三爺誇獎這七寶刀的好處。

來到路、魯的家中，日色將紅。將古瓷壇放於桌案之上，大家又參拜了一回。路爺預備早飯。飯畢，蔣爺說：「昨天把我三哥救將出來，我今天晚間務必再把展護衛救將出來。也不用去多少人，就有兩個人就行了。」智爺說：「且慢。你要今天晚間再去，大大的不妥。按兵書上說，得意不可再往。」蔣爺說：「今天我不去救展大弟，那可就透出有偏有向來了。我今晚夜入君山，總然死在那裡，清心塗膽，甘心情願。」智爺說：「不行。大丈夫縱然不怕死，也不可盡愚忠愚義。四哥，你請想，那飛叉太保鍾雄文中過進士，武中過探花，文武全才。文的不必說。論武，書讀《孫武》三篇，廣覽武侯兵書；善講攻殺戰守，稱的起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；鬼神莫測之機，濟世安民之策，強不能比成湯的伊尹、涓水的子牙，我耳聞著很夠看的。他昨日傷了船隻，今日又殺敗了個亞都鬼，他今夜晚間焉有不嚴禁之理？你若前去，豈不是要受險？」蔣爺說：「咱們那裡頭有個人，難道說還能不救他去麼？」智爺道：「救是救，咱們總得想個法子。」蔣爺說：「我先領領教，什麼法子？」智爺說：「我在五接松蟠龍嶺，就想出招兒來了。常言『一人不過二人智』，我說出來，你得刪改刪改。」蔣爺說：「你說罷，那點不好，咱們大家議論議論。」智爺就把會同著北俠詐降君山的事，細述了一遍。畢竟不知是怎樣降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